

国学经典导读

论

衡

田昌五 著

国学经典导读

论衡

田国五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论衡 / 田昌五著.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1.1

(国学经典导读)

ISBN 978-7-5078-3341-6

I . ①论… II . ①田… III . ①古典哲学—中国—东汉
时代②论衡—注释 IV . ①B234.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33134号

论衡

著 者	田昌五
责任编辑	梁燕曦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社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83139469 83139489[传真])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40 1/16
字 数	224 千字
印 张	25.5
版 次	2011年1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1年1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341-6 / G · 1330
定 价	50.00元

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引　　言

本书的目的是引导一部分具有中等以上文化水平的中青年同志读懂古代的文化典籍。如何做到这一点，是颇费考虑的。仅仅作些注释，不足以达此目的；翻译成现代语文也不行。由于关键在于解读或释读，作者对全书的篇目作了重新安排，大体上分为以下五部分：

第一部分是《自纪》和《对作》。前者是王充的一篇自传，后者是《论衡》的说明。加上我写的一篇导论，读者看了之后，对王充和《论衡》就可以有一个概括的了解。

第二部分是按原书排列的，共十五篇文章。这些文章都是谈论性命问题的，只是角度有所不同而已。

第三部分是重新编排的，共三十二篇文章。这些文章中论述的问题虽与其他部分有穿插，或可归入其他部分，但主要讨论的是天人关系问题。其中不乏批判天人感应的唯物主义的精到之作，但也有自然感应的命定论。

第四部分是按原书编排的，共十六篇文章。这些文章都是讨论鬼神和迷信禁忌问题的。其中虽然夹杂有一些糟粕，但从其主流来说，是贯彻了无神论的精神的。而当时能做到这一点，实属不可多得。也可说是独一无二的。

第五部分共二十篇文章，也是重新编排的。其中讨论的主要是圣贤和书传问题，而这两方面又是互相联系的。所谓书传，无非是圣贤

的著作。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王充发挥了自己的朴素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对全书篇目作这样的安排，只是为了便于读者掌握原著，并不见得十分合理。例如，第五部分中讨论人才和用人制度的八篇文章就可以独立出来成为一部分，或附在第二部分之后。而有些文章，虽编排在这一部分，实可归入另一部分。还有些文章，既可归入这一部分，又可归入另一部分。但过细区分，实属不可能，而且要打乱原书的全部编排次序，阅读原著就十分不便了。

为了便于读者掌握原著，本书采取如下方法：对全书文章有的不选，有的节选，有的全选。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篇首都有一个扼要的题解，对全篇文章作出说明。这样，读者对每篇文章都可以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而总起来也就可以加深对全书的理解了。节选和全选的文章，一般说来是比较好的，或者是此书精华部分。因此，凡入选的文章都分段先录原文，接着予以解释。在有些文章后面，还有一个简单的结语，为读者体会此篇文章中的精神提供参考。

对原文的解释，本书采取寓注释于解读之中的方法。先指出段落大意，然后随文章之需解者而释之。且读且释，且释且读，故曰解读或释读。为了节省篇幅，并提高读者阅读原著的能力，凡前面已解释过的文字和辞汇，后边一般不再重复。对一些生僻的字亦然。本书对生僻字的音义，以《康熙字典》所作者为准。这样的字，只注解一次。如读者碰到同样的字而一时又记不得了，可查《康熙字典》或其他辞书。

本书作者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致力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对中国历史作全面考察，并多有著述，本书虽为普及性的元典入门读物，也体现了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学术思想。

编者

目 录

导 论	1
选 读	15
自纪篇 (原第三十卷第八十五篇)	15
对作篇 (原第三十卷第八十四篇)	39
逢遇篇 (原第一卷第一篇)	51
累害篇 (原第一卷第二篇)	54
命禄篇 (原第一卷第三篇)	64
气寿篇 (原第一卷第四篇)	65
幸偶篇 (原第二卷第五篇)	68
命义篇 (原第二卷第六篇)	69
无形篇 (原第二卷第七篇)	71
率性篇 (原第二卷第八篇)	78
吉验篇 (原第二卷第九篇)	88
偶会篇 (原第三卷第十篇)	89
骨相篇 (原第三卷第十一篇)	90
初禀篇 (原第三卷第十二篇)	91
本性篇 (原第三卷第十三篇)	92

物势篇（原第三卷第十四篇）	93
奇怪篇（原第三卷第十五篇）	100
书虚篇（原第四卷第十六篇）	108
变虚篇（原第四卷第十七篇）	115
异虚篇（原第五卷第十八篇）	119
感虚篇（原第五卷第十九篇）	120
福虚篇（原第六卷第二十篇）	139
祸虚篇（原第六卷第二十一篇）	147
龙虚篇（原第六卷第二十二篇）	149
雷虚篇（原第六卷第二十三篇）	150
道虚篇（原第七卷第二十四篇）	163
谈天篇（原第十一卷第三十一篇）	179
说日篇（原第十一卷第三十二篇）	180
寒温篇（原第十四卷第四十一篇）	182
谴告篇（原第十四卷第四十二篇）	190
变动篇（原第十五卷第四十三篇）	202
招致篇（原第十五卷第四十四篇）	207
明雪篇（原第十五卷第四十五篇）	207
顺鼓篇（原第十五卷第四十六篇）	213
乱龙篇（原第十六卷第四十七篇）	219
遭虎篇（原第十六卷第四十八篇）	220
商虫篇（原第十六卷第四十九篇）	224
讲瑞篇（原第十六卷第五十一篇）	230
指瑞篇（原第十七卷第五十一篇）	232
是应篇（原第十七卷第五十二篇）	233
治期篇（原第十七卷第五十三篇）	234

自然篇（原第十八卷第五十四篇）	236
感类篇（原第十八卷第五十五篇）	246
齐世篇（原第十八卷第五十六篇）	257
宣汉篇（原第十九卷第五十七篇）	259
恢国篇（原第十九卷第五十八篇）	262
符验篇（原第十九卷第五十九篇）	262
须颂篇（原第二十卷第六十篇）	263
佚文篇（原第二十卷第六十一篇）	265
论死篇（原第二十卷第六十二篇）	267
死伪篇（原第二十一卷第六十三篇）	278
纪妖篇（原第二十二卷第六十四篇）	282
订鬼篇（原第二十二卷第六十五篇）	284
言毒篇（原第二十三卷第六十六篇）	287
薄葬篇（原第二十三卷第六十七篇）	288
四讳篇（原第二十三卷第六十八篇）	294
诇时篇（原第二十三卷第六十九篇）	296
讥日篇（原第二十四卷第七十篇）	297
卜筮篇（原第二十四卷第七十一篇）	300
辨祟篇（原第二十四卷第七十二篇）	305
难岁篇（原第二十四卷第七十三篇）	312
诘术篇（原第二十五卷第七十四篇）	317
解除篇（原第二十五卷第七十五篇）	322
祀义篇（原第二十五卷第七十六篇）	326
祭意篇（原第二十五卷第七十七篇）	332
语增篇（原第七卷第二十五篇）	339

儒增篇（原第八卷第二十六篇）	342
艺增篇（原第八卷第二十七篇）	344
问孔篇（原第九卷第二十八篇）	346
非韩篇（原第十卷第二十九篇）	357
刺孟篇（原第十卷第三十篇）	358
答佞篇（原第十一卷第三十三篇）	360
程材篇（原第十二卷第三十四篇）	361
量知篇（原第十二卷第三十五篇）	363
谢短篇（原第十二卷第三十六篇）	363
效力篇（原第十三卷第三十七篇）	364
别通篇（原第十三卷第三十八篇）	365
超奇篇（原第十三卷第三十九篇）	366
状留篇（原第十四卷第四十篇）	368
实知篇（原第二十六卷第七十八篇）	369
知实篇（原第二十六卷第七十九篇）	381
定贤篇（原第二十七卷第八十篇）	390
正说篇（原第二十八卷第八十一篇）	391
书解篇（原第二十八卷第八十二篇）	392
案书篇（原第二十九卷第八十三篇）	394

导 论

一、《论衡》的作者王充

《论衡》是东汉王充撰写的一部著作。

王充，字仲任，东汉会稽上虞人（今浙江上虞县），生于光武帝建武三年（27），约卒于和帝永元九年（97），享年七十岁左右。

在此期间（光武、明帝、章帝、和帝），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浪潮过去了，而新的革命浪潮尚未到来，社会相对稳定，思想领域的斗争突出起来。《论衡》就是这个时期的思想斗争的产物。

西汉末年，由于商人地主势力和宗法地主势力的争夺，社会陷入深重的危机，终于爆发了以赤眉、绿林为代表的农民大起义。经过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这两股地主势力逐渐合流，形成豪族门阀。豪族门阀把持了东汉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在思想上以谶纬儒学作为统治工具，其标志便是章帝时举行的白虎观儒学会议。现在传世的《白虎通义》（又名《白虎通德论》），就是这次会议的结果。王充针锋相对，著作《论衡》，其目的是希望得到东汉王朝的重视，以《论衡》作为封建统治的指导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思想斗争只能采取这种争夺正统的形式。《论衡》中对封建统治态度上的自相矛盾之处，也应从这里来理解。当然，王充想要改变当时的封建正统思

想，是根本不可能的。《论衡》只能作为一部奇书流传下来。

客观的时代需要造就了王充，王充当然也有其主观的适应时代需要的内在因素。以家世来说，他祖籍原在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县），祖上因有军功被封于会稽阳亭，官爵虽不太高，但已是军功之侯了。可是，好景不长，到他曾祖父时就失去封爵，以农桑为业了。其后，在地方豪族的威逼下，他祖父迁到钱塘县，转而弃农经商；父亲又迁到上虞县，家境自更不如前。王充自称他出身于“细族孤门”，是符合实际的。他的思想实质上就反映了细族孤门和豪族门阀的对立，而“祖世任气”又造成了他进行思想斗争的坚毅性格。

王充一改祖宗之业，转而读书习文，厉心学问，力求学得治国安民的本领，受到朝廷的重用，在政治上大有作为。然而，他一生中除了任过一些幕僚之类的卑职外，始终未得到重任。这样，他空有满腹经纶而无所施展，只有在文章上下功夫了。时代注定了他在政治上要充当消极角色，但正由于政治上的失意，才使得他对这个时代举起了批判的刀笔，写出《论衡》这部“疾虚妄”的巨著来。尽管在政治权力支配思想的那个时代，《论衡》和它的作者一样，如玉在石中而默默无闻，然而经过后世玉工的琢磨，它却越来越呈现出自身的异彩。现在，《论衡》依然在为我们提供着精神营养，而产生它的那个时代却一去不复返了。时代一变，由封建绝对权威确定的正宗谶纬儒学只有在思想垃圾中去找自己的位置，最多只能作为反面教材。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王充的家世和经历，以及他为什么要著作《论衡》，在本书的《自纪》和《对作》两篇中有比较详细的说明，此外还可以参阅《后汉书·王充传》，就不在这里多谈了。这里需要一提的是，王充是否如《后汉书》所说，曾进入太学，师事扶风班彪，有人对此是否定的。可是，王充如果没有到过当时的首都洛阳，他何以能读到那么多

的书籍？如未师事班彪，他何以得读班彪的《续太史公书》（即现在传世的《汉书》），并序班彪父子于太史公司马迁之上？究竟是《自纪篇》有缺，还是《后汉书》失实？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二、《论衡》的篇数和传世版本

《论衡》究竟有多少篇？据《后汉书·王充传》：“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现存《论衡》八十五篇（其中《招致》仅存篇名），与此正合。然而《自纪篇》却说：“吾书百篇”，“吾书亦才出百”，王充还自称《论衡》为“新书”。这又如何解释？

有一种说法，认为王充晚年把自己的全部著述汇编成“新书”，也就是《论衡》。然而，此说于很多问题不好解释。王充一生著述甚多。除《论衡》外，还有《后汉书·王充传》提到的他在太学时“观天子临辟雍，作《大儒论》”，《自纪篇》提到的“作《讥俗节义》十二篇”，“乃作《养性》之书，凡十六篇”，“作《政务》之书”。《政务》有多少篇，不详。见于《论衡》者只有《禁奢侈》、《禁民酒》两篇。但即此相加，已有三十一篇了。如前所说，《论衡》现存八十五篇，加此三十一篇，得一百一十六篇。《政务》绝不止两篇，那样《论衡》的篇数就更多了。再说，王充自己常把《论衡》、《政务》二书并提，而上述《政务》中的两篇又不见于今本《论衡》。此外，《养性》之书是谈保健的，现存《论衡》中也毫无踪迹可寻。《讥俗》类似后代的劝世文，现存《论衡》中如《累害》、《状留》，虽可与之攀比，但从《论衡》篇目的编排组合来看，仍难相符。所以，此说恐难以成立。

此说难以成立，只得另找解释。很可能，《论衡》原来有一百篇左右，到范晔作《后汉书》时只剩下八十五篇了。《论衡》佚失篇数可查者，在《答佞篇》提到的有“《觉佞》之篇”，在《对作篇》中提到的有《盛褒篇》，在《须颂篇》中提到的有《能圣》、《实圣》、《时旱》、《祸湛》四篇。此六篇加上八十五篇，就有九十一篇了。由此类推，《论衡》还佚失了十篇左右，大致是不会错的。

《论衡》在流传过程中篇目有佚失，是不足为奇的。如前所述，《论衡》是王充用竹简刻写而成的。王充死后，仅在会稽郡有翻刻本。东汉末，蔡邕至会稽得到一部，王朗作会稽太守时又得到一部，分别携回洛阳。随后，天下大乱，《论衡》辗转流传。在此期间，《论衡》篇目佚失，是完全有可能的。东晋葛洪提到《论衡》时，就说它只有八十余篇了。好在，这八十五篇总算保存了下来，全文佚失的只有《招致》一篇。

《论衡》见于著录是更晚的事。《隋书·经籍志·杂家》：“《论衡》，二十九卷。”《旧唐书·经籍志·杂家》：“《论衡》，三十卷。”二者相差一卷，当是从二十九卷中分出《自纪篇》单为一卷的结果。自此以后，见于著录的《论衡》多为三十卷，大体成为定型。《论衡》长期不见于著录，说明它只是在私人手中转抄流传，未被收进国家图书馆。传抄过程中，错漏是难免的，文字上的误增也是可能的。这是应当注意的问题。

《论衡》在宋代以前迄无定本。北宋庆历五年（1045），进士杨文昌把当时的通行本和馆藏本对校，改正一万多字，作序刊印，号称完善。南宋洪适（kuò）于乾道三年（1167）据杨刻本复加校正，重新刻印。可惜，宋版本只剩下残卷，无复完豹。

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宋本《论衡》，经元明两代不断修补，是最早刊印的全本。另有《新刊王充论衡》十五卷本，是明初坊间据宋乾

道三年本刻印的，也藏于国家图书馆。这两种版本都是珍贵的。

不过，以上两种刻本后来均未流行于世。流行较广的是明嘉靖十四年（1535）吴郡苏献可刻印的“通津草堂”本。后来的版本很多，都是根据这个本子刻印的。其中包括各种《汉魏丛书》本，也不例外。这些版本间的差别只是：通津草堂本在刻《累害篇》时缺了一页四百字，后来有些刻本据宋本予以补足而已。

《论衡》经宋杨文昌校刊后，乖错脱漏之处仍然很多，历代翻刻中又增加了不少问题，加以原文中不少地方颇费解释，故历来号称难读之书。宋代以后，又有不少文人学士为之校释，补苴正误，钩沉梳理，虽渐可通读，亦未臻于完善焉。近年来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论衡注释》，虽然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但就其对《论衡》本文的校刊标点来说，则是最完善的。学如积薪，后来居上。《论衡导读》对原文的选录就是依据这个本子而加释读的。

三、现存《论衡》中的基本内容

《论衡》一书历来号称“博杂”。书中上天下地，无所不谈，很难理出一个头绪来。我们对之只能粗加分类，进行研究。现依前言所示，逐类就其基本内容提要如下：

一、书中的性命论，如前言所说，包括原书第一、二、三卷从《逢遇》至《奇怪》共十五篇文章。其中最精彩的有《累害》、《率性》、《奇怪》三篇，最差的是《吉验》、《骨相》两篇，其余十篇则介于二者之间焉。

性命之学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课题。王充批判地吸收了已有的各种观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人性善恶和命之吉凶是两个不同的命题，不能混为一谈。人性善恶是就才学和操行说的，而

命之吉凶指的是贫富贵贱、寿夭祸福。有些人性善而命凶，有些人性恶而命吉。在贫富贵贱问题上，尤其如此。这种见解是对当时的社会现实的反映，今天看来也是有道理的。

王充认为，人性之善恶是由其所禀受的元气决定的。无论圣愚贤不肖，都是如此。只不过圣贤所禀的是精微之气而已。所谓帝王由其母感物气（如龙、燕卵、薏苡、大人迹等）而生，纯属奇谈怪论。人的才能和品德是可以经过主观努力提高的，不善者可以锻炼为善，善者可以更善。“贤圣未之熟炼耳，奚患性之不善哉！”这些，除元气不好捉摸外，都是进步的观点。只是王充又肯定：“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有损于他的进步观点。而他这样说，实际上是和他说的圣王生而有异有联系的。在这里，他无意中又把性命交错在一起了。

王充反对墨家的无命之说，认为人生是有命的。他把人之禀命分为二品：一曰寿命，二曰禄命。人的寿命长短是由禀气之厚薄多少决定的，一般的在百岁左右。人和万物各有其寿命。靠积德行善，是不能延长寿命的。这些见解中包含着许多进步的观点，但他忽视后天的保养和锻炼，又是有缺陷的。从方法论上说，则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

王充所说的寿命，不包括非正常的死亡和祸福，他把这些归到禄命里去了。在谈禄命问题时，他提到许多社会因素，如社会机遇、偶然巧合、君主的好恶，等等，都会对人的禄命发生作用。应该说，这些是有道理的。特别是，他提出朝野的累害，说“古今才高行淑之人，遇此多矣”。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来说，更是一种鞭辟入里之见。但是，王充对决定禄命的种种社会因素又找不到合理的解释，最后仍归之于禀命，即命中注定的。他认为，封建帝王、贵族官僚、地主豪强，都是由他们的禀气决定的，有些禀气则得自众星之精。何以为证呢？他提出吉验和骨相来。这样，他就钻进封建迷信的死角中去了。

有趣的是，他在《物势》中又是反对五行相胜的迷信的。

这且不谈。问题是：王充能不能在自然命定论的冷炕上安稳地呆下去？不能。例如，对大地震、大灾荒、大战乱造成的祸害，他就无法解释。尽管他提出：国命胜人命，寿命胜禄命，也无法解决大批大批的人同时死亡的问题。如果说这是国命，那国命又是什么呢？

王充对禄命的看法，反映出他思想上的矛盾。他既不满于现状，不安于现状，又不可能改变现状，不得不屈从于现状。正是这种矛盾的现实生活，导致出他的矛盾的性命论。在各种矛盾着的社会因素中，存在着命运之神。

二、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主要包含在前言所说的第三部分中。不过，这三十二篇文章中，《书虚》实可归入第五部分；《福虚》、《祸虚》、《道虚》则可归入第四部分；自《讲瑞》以下至《佚文》，除《自然》、《感类》两篇外，亦可另行列为社会历史观。这样，属于本题的就只有十八篇文章了。加以《招致》有目无文，《乱龙》或系伪作，实际上是十六篇文章。这些文章多半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天道观是中国思想史中的一个根本问题。王充的天道观，从哲学上说是进步的，从当时的科学发展水平来说是落后的。但王充不是科学家，我们不能从这方面苛求于他，贬低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

在王充的天道观中，有一个迷惑人的问题：究竟天地是体还是气？有人把王充的天道观归结为“气一元论”；有人则举出王充所说“天之与地，皆体也”；“天平正与地无异”，认为王充说的天地只是物质实体。可是，王充又说“天地、含气之自然也”；“气凝而为体。”这又应如何解释？实际上，王充所说的气与体是统一不可分割的。对天地、对人类、对万物，都可以这样说。所以，这两种看法不免各有偏颇。当然，王充只是谈到现实的天地，并未过多地涉及天地的生成问题。如就这个问题加以推测，也许气一元论更准确一些。

王充认定天地是含气的自然体，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汉儒的天人感应论。因为汉儒的天人感应论是以天为有意志的至上神的，也可以说有意志的天老爷是它的神经中枢。王充抓住这个基点，就四时寒暑、人和自然、万物生长等问题，对天人感应论以及其他奇谈怪说展开批判，在批判这些谬论中阐述了他的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其中，他对雷雨问题还提出了相当科学的观点。尽管王充的天道观也有不足之处，如对人力和政治的作用强调不够或予以否定，说雩祭是“慰民之望”，被虎吃掉是气寿已尽，等等。但从总体上说，和汉儒的天人感应论对比，王充的自然天道观无疑是一个唯物主义的体系；而且在汉代只有这一个和天人感应论相对立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而这一部分最后以《佚失》结束，则明确地意味着王充想以他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代替汉儒的谶纬儒学体系。

这里再提一下《乱龙篇》的真伪问题。说它是伪作，因为它和上述体系是不一致的，而且《论衡》中有的地方对董仲舒的土龙致雨持否定和怀疑态度。当然，这个问题还可以再行研究。

三、社会历史观。除上面提到的十二篇文章外，还有《非韩篇》。不过，这里首先要说一下，在《论衡》中并没有系统的社会历史观。因此说《论衡》百篇不包括《政务》。《政务》已佚，我们对王充的社会历史观点只能择要介绍如下：

首先，王充反对汉儒颂古非今，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今胜于古的论点。虽然其中歌颂汉德有惧怕“造作之罪”的成分，但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他还看到了社会物质文化方面的进化，有历史进化论的成分。遗憾的是，他又以今况古，把古今等同起来，陷入形而上学。

其次，《论衡》中根本不谈五德终始说，表明他对这种历史循环论的否定态度。但是，书中又提出三教循环论。所谓三教，即夏代尚质，商代尚敬，周代尚文。尚文之弊是社会风气浮华轻薄，或简称文